

作者	營養系 陳穎晨
作品名稱	終有一日再會
<p>太一是突然驚醒的，胸口心悸的現象彷彿先前看到了極為可怕的东西，但他一時間想不起來。</p> <p>坐起身，他這才注意到周遭的景色不對，放眼望去盡是草木林立，天空隱沒在繁茂的枝葉裡，唯有樹葉稀疏的地方能夠照進一點陽光，很明顯是一座不知名的山林。</p> <p>太一瞳孔一縮，觸電一般地跳起，他明明就記得自己人在東京，為什麼一睜眼就到了荒郊野外來？</p> <p>他的心臟開始不受控地加速跳動，太一顫巍巍地舉起手，用力打了自己一耳光，頓時響亮的巴掌聲在樹林間迴盪。</p> <p>這不是夢，臉上熱辣的疼痛這樣告訴他。</p> <p>於是恐懼開始悄悄冒頭，蠶食起他的精神。</p> <p>為什麼自己會在這？這裡又是哪裡？為什麼他什麼也想不起來？</p> <p>太一像是發了瘋似地邁開腳步在林間狂奔，滿臉惶恐地左右張望，他需要找到人，能夠告訴自己怎麼回事的人。</p> <p>忽然他餘光瞄到前方似乎有東西，然而一時間煞不住腳步，下一秒腳就被絆了一下，整個人差點往前撲倒，幸好在千鈞一髮之際手快地扶住手邊的樹幹，才避免了和地面親密接觸的危機。</p> <p>太一心有餘悸地回過頭，卻萬萬沒想到那根本不是什麼「東西」，那是一個男人倒在地上，身上穿著疑似古代的甲冑，然而那上面盡是乾涸的鮮血混雜著黃沙，更重要的是，男人的頭沒了。</p> <p>「阿……！」</p> <p>太一忍不住腿一軟，往後跌進了樹叢堆，卻不想這一跌又是一幅人間煉獄。</p> <p>左右兩側被草叢掩蓋的地方躺著數十具同樣的屍體，有頭的、沒頭的，他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做屍橫遍野。</p> <p>胃開始一陣翻攪，酸水滾滾湧上喉頭。</p> <p>沙……沙……</p> <p>在太一摀住嘴、忍不住要吐出來時，身後的草叢突然傳來一絲動靜，他身子震了下，</p>	

動作僵硬地回過頭。

沙沙聲越來越近，就像是有什麼人在朝他靠近。

他想要逃走，身體卻無視了大腦給出的命令，救命兩個字梗在喉嚨中，他絕望地發現原來人在極度恐懼下真的會發不出任何聲音。

「誰在那！」

「不要啊啊啊啊啊！」

下秒，草叢被人撥開，同時一聲斥喝迎面而來，讓太一到達臨界的神經瞬間崩潰，他忍不住歇斯底里地叫了出來，臉緊緊埋入雙臂中。

他極度害怕自己會變成下一個屍體，變成接下來躺在那裡的人。

「等、小聲點！」來者被太一的慘叫聲也嚇了一跳，連忙氣急敗壞地上前將太一的嘴壓住，卻不想驚嚇狀態下人的力氣會這麼大，折騰了好一番功夫後才將太一連拖帶拽地拉離現場。

太一被放開後已經哭得一踏糊塗，眼淚和鼻涕交雜在臉上，還因為憋得缺氧而漲紅，人看起來極為狼狽。

男子有點嫌棄地甩了甩手上沾到的鼻涕和口水，然後才開始審視這個哭哭啼啼的可疑份子，當他一瞥見太一的臉時，他先是狐疑地皺起眉頭，倏地瞪大雙眼，不管太一還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，強硬地板過他的臉仔細端詳。

太一被這一番動作嚇住了，大氣都不敢喘，愣是停下了哭泣；被扳過臉後太一也看到了男子的臉，然而他鼻子以下的部分卻被布給蒙著所以看不清長相，唯一露出的那雙眼宛若一潭深泉，明亮清澈，卻無法一眼望穿。

「太像了……」男子低聲喃喃，盯著太一的眼神彷彿他是多麼匪夷所思的現象，「你莫不是……！」

男子的話還沒說完，驀地不遠處傳來的呼叫聲頓時讓他如臨大敵，他迅速拉下臉上的布並往太一臉上包，確定把臉遮實後才用力地拉起太一。

「不要說話、不要亂動、不想死的話就邁開你的腳步。」男子壓低了聲音，語速相當急促，他環視了周圍一圈後，選定一個方向就架著太一離開原地。

「人在那裡！快追！」少頃，他們的背後就傳來了一陣雜亂的腳步聲，男子緊張地加快腳步，讓被拉著跑的太一好幾次差點就要跌倒。

太一在看到男子的長相後就驚呆了，整個人像一台燒壞的主機停止運轉，以至於男子說什麼他下意識就跟著做什麼，跌跌撞撞地跟在男子身後奔跑；不知道過了多久，等到男

子腳步漸漸慢下來後，太一才發現他們已經跑到一座洞穴前，而剛剛還能聽見的追捕聲已經無影無蹤。

「到這裡就行了吧……」男子稍微平復了下呼吸，忽然，本來拉著太一的手被用力地甩開，他一回頭，就看到太一正一臉驚魂不定地瞪著他。

「你、你為、為什麼……」太一哆哆嗦嗦地遲遲無法把整句話說完，但在心底卻是胡亂嘶喊，自從他睜開眼後什麼都變了樣，到了奇怪的地方、碰到一堆屍體，但最詭異的是遇到一個和他長得一模一樣的人！

太一六神無主地看著眼前和他有著相同長相的男子，恍然想起傳說世上有三個和自己長得像的人，見到了就代表死期將至。

或許這是神跟他開的一個玩笑，用玩笑來告訴自己快死了。

「你……應該不是那群人的同夥吧？」男子沒有注意到太一的胡思亂想，眼神凌厲地質問他。

太一死命地搖頭，儘管他根本不清楚那群人是誰，他不知道怎麼解釋，最後只能吐出支離破碎的句子：「我不是、我什麼都不知道……這裡到底是哪……我不知道阿！」

到最後，他崩潰地抓亂了頭髮，胸膛在劇烈起伏，男子連忙按住身形搖搖欲墜的太一，盡可能放緩語氣道：「冷靜點，此處為陸奧平泉，是奧州藤原氏的領地範圍，你有什么印象嗎？」

「陸奧？」太一茫然地抬起頭，中邪似地不斷在口中重複這兩個字，「對了，是在、是在日本東北……藤原又是……？」

他總覺得奧州藤原這名字很熟悉，然而死命翻遍腦海中的記憶後卻還是一無所獲，半晌他著急地抓住男子的衣襟問道：「天皇呢？現在是什麼年？」

男子雖然面露不解，但仍是給出了回答：「現今是文治年間。」末了，像是怕太一還是不懂，遂又體貼地補充了當今局勢一番：「平氏已亡，源賴朝掌握了大權。」

本來聽到文治這年號太一還是有點發懵，但是一聽到平氏還有源賴朝，頓時一陣晴天霹靂，他再怎麼不熟歷史也是聽過「源賴朝」這個大名，那可是日本鎌倉幕府的開創者，距今八百多年前的人物！

先前心裡隱隱約約就有一個猜測，但是因為自己根本不願去相信而一直壓在最深處，現在得到了證實，太一再怎麼想要逃避也必須要承認。

他的確回到了過去，回到了12世紀末的日本。

「喝水，冷靜下來了嗎？」

太一失魂落魄地縮在洞穴裡的小角落，直到男子的聲音從上面落下，他才機械似地接過不知哪來的水杯，抿了一小口，甘甜的水碰到味蕾稍微刺激了下已經麻木的神經。

「你是說，你不知道為什麼醒來後就在這裡嗎？」男子落坐在他前方，見太一小幅度地點點頭後，擺出一副在思考太一話中可信度的模樣；太一沒有說自己可能是從未來來的，這事如此荒誕，連他自己都快不相信了，更何況是剛見面的人。

「……剛才說了，此處是藤原家的領地，而我乃是藤原氏的四代家主藤原泰衡。」自稱為泰衡的男子卻沒再繼續糾結太一的事，反而說起自己來，他將視線轉向洞口外，神情肅穆，「我等本來在巡視邊界，深怕鎌倉軍的進犯，卻不想在回程路上遇上偷襲，敵方人馬乃我軍的兩倍，跟著的士兵大都折損，我與部下也走散了。」

太一聽著，一想起那滿地的屍體還是忍不住想吐，他偷偷看向泰衡，才發現他渾身盡是收不住的哀傷與痛苦，昏暗的光線下，那側臉瞧著竟如此憔悴不堪。

氣氛一時變得相當壓抑，太一坐立難安地縮了縮身子，最後還是鼓起勇氣向泰衡搭了話：「……為什麼要襲擊你們？」

泰衡的表情一時變得晦澀，太一注意到他兩側的雙手忽然握緊，不知是想到了什麼，他沉著聲音道：「源賴朝要我交出九郎，我不願，就無視了他的命令，他因此派人來刺殺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。」

「九郎為他平定平氏，有功無過，為何得遭到追殺……可惡，那背信忘義的小人！」語罷，他義憤填膺地重重捶地。

太一一愣，發現從剛剛泰衡口中的隻字片語，竟可以拼湊出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。

平安時代末年，源賴朝在討伐完平氏後，因為害怕戰爭中聲名大噪的弟弟過於強大，反之自己不論名聲還是實力皆相形失色，因此便轉而捉拿弟弟，也就是那位後世人盡皆知的悲劇傳奇英雄——源義經。

太一對歷史並非拿手，但關於這個故事多少也看過相關的影視作品，他隱約記得藤原家是義經最後的靠山，然而最終在源賴朝的威逼利誘下終究是倒戈了，而那位背叛源義經的人，似乎就是他眼前這位藤原家的末代家主——藤原泰衡。

但那又怎麼樣呢？他該擔心的是自己該怎麼辦阿。太一臉上蒙上一層陰霾，腦子裡亂到不行，像是有人惡劣地把毛線全都揉成一團，讓你連線頭在哪都找不著。

「……為什麼跟我說這些？」他悶悶地問，他不懂為什麼泰衡要對一個剛見面、而且還來歷不明的人說這些，更甚者，情況如果真的這麼糟，為什麼不直接丟下他不管就好，難道只是因為彼此長得像？

泰衡發現太一比之前冷靜了很多，雖然鼻涕眼淚都還掛在臉上可笑得很，倒也沒有再抖得跟篩糠似的，他摀住口咳了幾聲後，遲疑地道：「這有些難以啟齒……但我想問你願意助我一臂之力嗎？」

「你與我長得如此相似，或許在這山林中也會被當成目標。」泰衡見太一的臉色從疑惑轉為慘白，不禁帶上一絲歉意，「我們本不相識，又是我害你陷入危難之中，或許這樣要求有些強人所難，但是我需要你的幫忙。」

太一不知所措地低下頭，不敢回應。

他這樣無力的人又能幫到什麼呢？從一睜開眼到現在搞明白的事沒有一件，不久前還是哭又是叫的，想想都覺得丟人。

心臟跳得很大力，讓胸口處微微發疼著，明明每個細胞都在叫囂著拒絕他，但是話到了嘴邊卻又遲遲開不了口。

是因為不想死嗎？好像又不是，他總覺得眼前的泰衡有什麼在吸引著他，就像大自然的引力法則，在這之中有個道理需要去發現。

太一牙一咬，深怕自己反悔似地猛力抬起頭看向泰衡，他試圖讓自己聲音別發抖，但一開口還是破了音：「窩、我是說，請讓我幫！」

泰衡聞言，總算是放鬆了眉頭，那一副如釋重負的模樣，讓太一有種這人在託孤的錯覺。

「那麼，泰、泰衡先生？」太一見泰衡沒有反對自己這樣稱呼便稍稍放下了心，「請問我該怎麼做……？」

「雖不知原因，然我們長相神似算是意外之喜。」泰衡呼出一口氣，左右看了看後便拾起一顆石頭，在地上開始寫寫畫畫，太一在原地猶豫了許久，還是怯怯地傾身向前，這才看清他在地上勾勒了幾個地形。

「這是我們現在的位置。」泰衡頭也不抬，將一處圈了起來，隨後又在往東北一段距離的地方畫了兩座山：「這裡是我和下屬相約的會合點，萬幸的是離此處不遠。」

「方才遭襲的時候，雖然我軍折損很多，然而敵方亦同，若能調動敵方使其分散跑動，我專為一，敵分為十，即便我們人少也能攻克……」

太一聽著泰衡講得頭頭是道，心中不免產生一股怪異感，那就像是看到自己臉上散發著光采，在對著他人侃侃而談，但在那裡的並不是他，明明是最熟悉的一張臉，他卻覺得耀眼到令人感到陌生。

或許是察覺到太一的目光，泰衡停了下來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釋：「我雖不喜歡戰

爭，但是在家父還有九郎的身邊待久了，多少也耳濡目染些。」

「雖然是家主，但這其實是我第一次領兵作戰，有些地方可能會讓你見笑了。」那語氣明明相當謙遜，但從骨子裡卻透出藏不住的自信。

太一心裡驟然一緊，某種不明的情緒悄悄爬上心頭，把他堵得慌。

如果、如果自己也……

「怎麼了？」泰衡注意到了太一眼神不對，便詢問了句。

「沒、沒有。」太一嚇了一跳，話說得太急就咬到了舌頭，他緊咬下唇，不覺有點丟臉，他在心中暗罵自己連說話都說不好，和泰衡一比實在太可笑了。

「好吧，接下來是我需要你做的事。」泰衡並沒有多問，他手指向會合點道：「在下希望你扮作我的樣子前去和我的部下會合，並幫忙拖延敵方片刻。」

「咦、咦？不可能的！」太一聞言馬上猛搖頭，直覺這人在開玩笑，「我、我怎麼可能……我不會帶兵，會、會被看穿的！」

「那兒有長崎在，他是我值得信賴的手下，帶兵之事交給他便是。長崎是個直性子，不太會懷疑什麼，所以你大可放心，你只要露個面穩定軍心即可。」

太一卻根本辦法放心，他對自己根本就沒有信心。

「追、追兵呢？」

「暫且聽我說完。」泰衡在他們所在處的東方和南方各畫一點，以東為高館，以南為忠衡居，他沉穩地解釋：「這兩山剛好阻隔了一里外的高館，若要求援，普遍人大都想往更南一些的忠衡居，然而我與九郎曾私下規劃了一條通往高館的小路，尚不為人知。」

泰衡又畫了兩條路線分別是往會合點和高館，「他們的目標是我，若以利誘之則必定會追，你往東北、我往東南，如此分散敵軍，之後長崎會知道怎麼做的。」

「追著我的那撥若料我會去求援，想必會往南方去，但實際上我卻往東走，待援軍前來，便能和長崎來個裡應外合。」

太一聽得一怔一怔，點頭不是搖頭也不是，他想起後世一個詞，便問了：「這就是……偷樑換柱的概念？」

「偷樑換柱？這倒是貼切的詞。」

太一也只是從電視上看來的，臉微紅不敢承下這讚賞。

泰衡取下身上的盔甲，慎重地將它們一一安到太一身上，道：「戰況多變複雜，或許不會如我所料，所以千萬要小心，就算被發現了，冷靜下來好好利用地形和樹木一定能逃

掉，失敗也無所謂，最重要的是活下去。」

最後他見太一仍舊一臉惴惴不安，便拍了拍他的肩膀：「莫要擔心，我會盡快回來。」

說罷，泰衡跟太一要走布重新將臉蒙上，又不放心地多囑咐幾句後才轉身離去，很快地他的背影便漸漸隱匿於樹林之中；當太一看著泰衡完全消失在視野裡時，一瞬間彷彿整個人浸到冷水中，好不容易遺忘的壓力全部回到了身上，太一忍不住打了個冷顫，他從沒想過一個人會這麼可怕。

但是他不敢忘記泰衡要他做的，於是蹲下身一邊發抖一邊在心中默數，過了大約三十秒，遠方傳來嘈雜聲，雜亂沉重的步伐夾雜著一陣陣高呼聲往泰衡離開的方向追去。

太一不敢亂動，只能在心裡不斷祈求，他屏息凝神側耳聆聽，確定離他比較近的脚步聲都遠去後才準備動身，結果蹲下的時候沒注意，一想起身就發現雙腿都麻掉了。

他默默地唾棄了自己一番，無奈只好扶著樹木哆嗦著腿往前走。

他一邊祈禱自己不被發現，但又擔心自己這誘餌會失去功用，在太一心裡進行天人交戰時，終究還是被人給發現了。

「那邊有人！」

「是泰衡！」

太一一聽到聲音心都差點從嗓子眼跳出來，倉皇地回頭一看，竟是兩三名拿著刀的士兵往他這裡追了上來，同時一邊招呼同伴。太一簡直要嚇瘋了，死命邁開步伐往前跑。

「人在那裡！站住！」

太一不敢停下來喘氣，不知過了多久，一直等到聲音漸漸弱下來後，他才敢回過頭，卻沒想到，竟看到反射著光芒的刀刃迎面朝他頭上揮下。

「啊！」驚嚇讓太一左腳拐了右腳一下，整個人往一旁跌去，正好躲過了頭被削掉的命運，然而揮下的刀卻是一轉改變了軌跡。

「受死吧！」對方吶喊著，眼見下一秒就要朝他胸口直直刺落。

太一下意識緊閉雙眼，心裡感到驚慌的卻不是自己要死了，而是泰衡的請求該怎麼辦。

電光石火之際，「錚」的一聲在太一頭上響起，他一楞，急忙張開眼便看到一把長槍擋住了刀，往上循著握住長槍的手看去，才發現及時救了他的是一名不知名的男子。

「十分抱歉，主公！我長崎來遲了。」男子轉動長槍逼退敵人，一開口便讓太一知道

來者是誰，他聲音宏亮地大喝一聲後，一舉便將敵人拿下。

太一臉色慘白地看著緩緩倒地的屍體說不出話來，儘管這人剛才想殺了自己，他還是不想看到這樣殘忍的畫面。

「主公？」長崎困惑地看著太一呆坐在地上，太一這才心裡喊著要遭，趕緊回想泰衡和古人是怎麼說話的。

「呃、呃，愛卿不必如此。」一開口，太一就知道完了，看著長崎錯愕的表情，太一只想把自己埋進土裡。

不過泰衡沒騙他，說長崎是個直性子果然不假，只見長崎只是搔了搔頭，索性就不再糾結，伸出手一把就把太一給拉了起來，欣慰地說：「您沒事就好。」

「嗯，感、感激不盡。」太一見長崎又面露疑惑，只好秉持多說多錯的道理，閉上嘴當個啞巴。

反擊一事並沒有太一所得複雜，也或許是因為他根本不懂戰略才會這樣認為，在他跟著長崎來到僅剩的藤原軍面前後，長崎很快就收到斥侯回報敵軍不知為何開始分散。

長崎果真如泰衡所說般可靠，他很快便想出對策，開始調動著手邊殘存的約四十幾名士兵；他們人雖少，但長崎敢於用奇術，勢如破竹般地帶領著藤原軍一路往南反擊。

太一本來擔心自己什麼都不做會不會惹來側目，意料之外的是眾人對此似乎見怪不怪，就連行軍等事，除了長崎在他這得了幾次閉門羹後，另一名名為河田的將領卻是理都沒理會過他。

一股突兀感不禁在太一心中蔓延開來。

「主公不是嚇傻了吧？」就在太一臉色慘白，偏過頭不敢看眼前廝殺的場景時，突然，一道陰陽怪氣的聲音從旁傳來，只見身上還帶著肅殺之氣的河田眼底盡是輕蔑，輕輕哼了一聲：「無能之輩。」

聲音很小聲，但太一還是聽見了，他沒有生氣，只是開始緊張自己是不是露了餡。

四十多人在折損大約快十人時，規律整齊的腳步聲驀地在山林間迴盪，長崎等人齊齊一愣，緊張地朝聲音來源處凝神戒備，不過幾秒，一名騎著馬的彪形大漢赫然出現在他們眼前，緊接著是身後眾多的士兵。

太一一見此人，心頭馬上閃過弁慶二字，實在是這人和電視中義經身旁最忠誠的部下——弁慶的形象過於類似，都有著凜然正氣的方字臉、盔甲下穿著僧服；果不其然，長崎驚喜的聲音馬上傳來：「弁慶殿！」

「泰衡大人無事吧？」弁慶跳下馬，身上似乎還殘留著未散去的血氣，太一懼於他給人的壓迫感，悄悄後退了半步：「沒事……感、感謝救援。」

弁慶露出了和當初長崎一樣的臉，吃驚、困惑和微微的錯愕，但他很快便收斂住情緒，示意身後的部下將敵方俘虜壓至他們面前。

「敵方已退，然而這群人很奇怪，主使者竟不像源賴朝。」

此話一出，長崎等人皆面露驚訝。

「不是？日前源賴朝攏掇天皇對主公發出院宣，命令我們交出九郎大人，我還以為被主公拒絕後他們便打算下殺手呢。」長崎滿臉不解，被襲擊的當下他幾乎下意識就對源賴朝破口大罵，然而如今倒是越想越怪異，源賴朝若真打算將他們一網打盡根本不會只派這些人來。

「這些人不肯多說，然有人掌握了泰衡大人的行蹤並想取其性命是確定的，這目的究竟是……」

其他人在討論什麼太一根本沒有心思去聽，他滿心焦灼地在人群中探頭探腦，最後終於在大部隊末端看到隱匿在樹後方的人影，他眼睛一亮，不經思索就想開口呼喚對方。

那是泰衡先生，儘管距離稍遠不是很清楚，但他還是一眼就認出來了。

遠方的人影似有所感，他朝太一舉起一隻手，做出噤聲的動作；也在這時，其他人注意他的心不在焉，忍不住喚了他好幾聲。

「主公？您覺得如何？」

太一這才驚覺自己成為了眾人的焦點，好不容易忍住想拔腿就逃的心情，但又擔心自己露出更多馬腳，於是下意識往泰衡那看去，然後發現泰衡朝他比了個手勢。

太一雖然看到了，但唯恐自己誤解所以不敢說話，他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，另一端的泰衡也很無奈，眾目睽睽下他無法上前，因為一些緣故他不想讓太一的存在被發現。

「不如回到高館再議吧。」像是看出他的窘迫，弁慶開口替他解了困境，對此，太一和泰衡都同時鬆了一口氣。

人群開始移動，泰衡望著他們漸漸遠去的背影，眼底閃過一絲決絕。

時至午夜，萬物漸漸被睡意壟罩，作別於白日的喧囂。

太一獨自躺在房間中，直到此刻才能靜下來好好思考今天發生的所有事，實在是這一天內發生的事比過去的二十年多太多了。

白天一役後，他們跟著弁慶來到高館暫居，同時也見到了傳說中的源義經。

後世傳頌的英雄果真品貌非凡，若往人群中一站，毫無疑問能夠吸引所有人的目光，他對泰衡似乎相當重視，期間很是噓寒問暖了一番，但太一擔心被拆穿，只能將沉默是金貫徹到底，幸好直到最後義經都沒看出什麼不對。

黑暗裡，寂靜開始化為吞噬人的猛獸，將太一慢慢拖入名為不安的泥沼之中。

今天算是熬過去了，但是之後呢？

為什麼他會來到這裡呢？他還得在這待多久？他還回得去嗎？

一個接著一個沒有答案的疑問湧上心頭，眼眶一時有些微熱，摀住臉，太一多希望這是一場夢。

「啪」的一聲，外頭有東西砸到紙門上打斷了太一的思緒，他爬起身戰戰兢兢地盯著門，就怕下一秒闖進什麼危險人物，結果過了許久遲遲沒有動靜，他才冷靜下來，赫然想起一直沒有現身的泰衡。

他忙不迭地跑去拉開門，就見泰衡站在院子中朝他微微一笑，朦朧月色模糊了那人的身影，他忽然間覺得泰衡就像天邊的月亮，離他如此遙遠。

太一走向泰衡，一靠近就聽到他開口說：「你剛剛做得很好。」

那瞬間，惶恐不安的心靜了下來，太一突然想明白了，為何當時面對泰衡心裡會產生動搖。

因為泰衡曾經是他的理想，是他期許自己能夠成為的模樣，既沉穩、又睿智，那周身的氣質溫暖得能夠撫慰人心，他看著泰衡站在那，就彷彿看到夢想中的自己。

那些佔滿內心騷動不已的是羨慕、憧憬，還有對自己的自卑。

——你剛剛做得很好。

這句話就像溫煦的風拂過池面，在他心中泛起陣陣漣漪。

其實自己哪能說做得好呢？明明差一點就搞砸了阿。

「有幫上忙……真的是太好了。」直到熱燙的淚滑過臉頰，太一才發現自己哭了，他恍惚想起在以前，為了剛剛那一句話他肯做任何事。

能否回去突然間覺得不重要了，他在這陌生的時空找到了重要的人、得到了最想要的東西。

他是否也能成為這樣的人呢？

泰衡有些吃驚，但他並沒有安慰胡亂擦著眼淚的太一，而是開口說了一句話，打斷了他擦眼淚的動作。

「三日前，其實我曾夢過你。」

「當時我還以為是自己，但很快就發現我錯了，那只是一名和我長得極為相似的人罷了。」泰衡看著太一愣頭愣腦的樣子，輕聲笑了，「夢中的你很拼命，儘管笨手笨腳、橫衝直撞的，卻總是能夠很明確地朝目標前進。」

「我很羨慕你。」

太一不解，該羨慕的人明明是自己阿。

「父親剛過世，我趕著當上了四代家主，他們都笑我懦弱、怪我優柔寡斷，責問我亂世中竟只想著逃避戰爭。」恍然間，泰衡已經說到了自己身上，他抬頭望向明月，月光一照，太一這才突然驚覺這人的氣色完全不像健康之人。

「我不希望有人在我面前死去，我想要維持和平，然而鎌倉軍隨時會進犯，身為家主我不得不考慮太多事，或許真如他們所說，我過於優柔寡斷……我渴求沒有戰爭，卻又不願背叛好友，這是否太過貪心了呢？」

太一沒有回答，這問題對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他過於沉重，但太一見過泰衡的哀慟，他懂不想有人死去的感覺；而他也總算明白為何自己沒有被人看穿，為何他們對泰衡的態度那麼奇怪。

——因為他們並沒有看著泰衡。

「……夢醒後，我還以為那單純就是場夢，卻沒想到三日後真的在戰場上見到你，一開始我還以為你是細作，但你慌亂的模樣讓我馬上記起夢中的事，那感覺真是玄妙極了。」

所以他才會那麼快相信自己嗎？太一心裡還是覺得挺不可思議。

「雖然這樣可能很厚臉皮，但我能託付你一件事嗎？」

太一從沒見過這麼痛苦的表情，看得他心裡揪成一團，他總有不祥的預感，覺得等會兒泰衡會說出他不想聽的話。

「——我的時間不多了，這家主之位，你能否替我當下去。」

泰衡說，他因病而時日無多了，身體根本撐不到戰爭開打，弟弟國衡、忠衡等人皆血氣方剛，他不敢想像他走之後戰爭爆發會死多少人。

泰衡又說，那場夢以及太一的出現，讓他猜想神佛是否聽見了他的願望，他對把太一

捲入這件事感到萬分抱歉，但他認為夢中那樣笨拙卻拼命的太一一定可以替他做到。

泰衡最後低語，他真得很想見證九郎開創太平盛世，夢想著天空沒有煙硝，地面沒有烽火，那遠離戰亂的生活一定會降臨。

泰衡哭了，低著頭泣不成聲。

太一心臟疼得彷彿不像自己的，那些眼淚就像泰衡所做的努力，不斷落到地上。

意識在漸漸飄遠，他彷彿聽到自己開口：「……我幫你。」

忽然額角一陣刺痛，找尋不著的記憶開始一幕幕湧現，太一這才了然或許這就是他來到這裡的使命。

泰衡走了，背影在太一眼中逐漸因淚水而模糊。

他這次沒有說會盡快回來了，但太一還是深信終有一日會再見到他。

為了那一天……

——文治四年十月，源賴朝再度發出聲明，警告藤原四代家主速速交出源義經。

——文治四年十一月，陸奧各地陸陸續續接獲院宣，一時間，藤原一族壓力驟大。

——文治五年二月，源賴朝派出鎌倉軍隊進駐白河關，鑒於三代家主的遺言不能讓鎌倉軍突破白河關以東，眾家臣極力要求四代家主出兵，家主不與以回應。

太一垂著頭，無語地望著來自於源賴朝的最後通牒，在他下方的每個人都在吵，高談闊論著要出兵迎擊，讓太一頭疼地皺起眉。

泰衡走後他便坐上了這個位置，說沒有惶恐是假的，但他答應了泰衡會為他守護好藤原家，為了未來的某天再見奧州這裡依舊安好，他不得不做下去。

但是泰衡真的還會回來嗎？太一極力想忽視心底負面的情緒。

儘管好不容易下了決心，但現實中他卻是如此無力，鎌倉軍即將包圍平泉，家臣們爭先請兵，能做的看似只有迎擊，但是太一並不想違背泰衡的願望。

難道迴避戰爭真的是不可能的嗎？他想起泰衡最後那令人心碎的眼神，不禁眼眶又是一熱。

「泰衡大人，請趕快下決定吧！」

「大哥，你不會是想違背父親的命令、交出九郎大人吧？」

他們發出質問，逼著他給出回應，太一抬起頭一一掃過那些人，最後停在義經一臉平靜的臉上，一股煩躁感不禁湧上心頭，他終於忍不住怒斥：「我不可能會背叛九郎！不要再胡說八道了！」

那是泰衡先生一心想保住的人阿，他怎麼可能交出去。

在他喊出口後，或許是驚訝於一直以來溫和懦弱的家主突然爆發，現場陷入了寂靜，太一頓時坐立難安，匆匆站起身丟下一句「出兵之事會再想想」便走了出去。

「九郎大人……」

「您看這……」

關上門前，太一隱約聽到裡頭的竊竊私語，但是他也不想管，出來後也不在乎往哪，就只想離這遠遠地。

為什麼沒有人願意站在泰衡這邊呢？為什麼當初沒有人願意好好聽他說？他並不認為泰衡是錯的，他相信真的有辦法能夠保住義經又不發生戰爭。

但是他一個人做不到阿。

太一停下了腳步，感覺被前所未有的孤寂感包圍，令人無所適從，他猛地仰高頭，死活不讓眼角的淚流下來。

忽然，後頭傳來輕輕的腳步聲，太一頓了頓，迅速擦了擦眼淚後回過頭，發現來者竟是義經。

義經看著太一的眼神相當複雜，讓太一猜想他該不會終於要勸自己出兵云云，然而最終說出口的卻出乎太一意料之外。

「在下知道你並不是泰衡。」義經沒有等一臉震驚的太一說話，逕自說了下去：「那一日山谷受襲，最後跟著弁慶回來的是你，來求援的人才是泰衡對吧。」

「……你都知道？」

「他是我畢生至交，怎麼可能認不出來……在下一開始也百思不解，然而泰衡並不會做有害我等之事，便猜想有什麼緣由。」義經垂眸，神情不再平靜，他哀傷地問太一：「他病了，是嗎？」

「那時的他臉色越來越糟，在下以為是多日的勞累導致……」見太一沉默點頭，義經終究是忍不住，背過身不讓太一看見自己的臉。

義經沒有哭，然而哀慟瞬間蔓延了現場，半晌，他帶著顫抖的聲音傳來：「我無意挑

起紛端，然而戰爭的確因我而起，我本想許他一個太平盛世，如今卻……他可曾怪我？」

「泰衡先生沒有怪任何人，他只怪他自己……我想為他做點什麼。」太一被哀傷的情緒感染，剛拭去的淚水又爭先恐後冒出來，「但是我果然做不到。」

「我不懂兵法、不懂地形，什麼都不懂，可笑我還信誓旦旦說交給我……」

「在下不知你和泰衡間發生什麼，然而好好想想你從泰衡那學到了什麼、看到了什麼，既然泰衡相信你，在下也願相信好友的選擇。」義經回過頭，鼓勵似地拍拍太一的肩膀，他眉間仍有未散盡的憂傷，但眼神卻恢復了神采，讓太一想起了泰衡，「接下來，做一切你想做的、泰衡所希望的，在下會站在你這一方。」

方才的陰霾在瞬間就被掃去，太一也不懂，他只覺得眼淚收不住，耳邊還迴盪著義經的話語。

從泰衡先生那學到了什麼嗎？

一念間，一個想法閃過他的腦袋。

他或許……有辦法了。

——文治五年四月，藤原泰衡在源賴朝及天皇的威逼利誘下，終於下定決心討伐源義經，於四月底派出長崎太郎襲擊高館，義經等人迅速抵抗。

——文治五年六月，義經在泰衡的圍剿下，因不甘死在長崎手下，於佛堂內自盡身亡，他的首級由弟弟高衡護送至鎌倉；同月，泰衡手刃反對投誠的弟弟忠衡，並將內部反抗者清洗一番。

——文治五年九月……

這樣就可以了吧，泰衡先生？

太一坐在當時與泰衡訣別的走廊上，第一次好好地欣賞這時代還未被污染的蔚藍天空，沒有煙硝、沒有遮蔽天空的旌旗，只覺得心裡從未如此平靜。

他忽然記起泰衡遠去的背影，當時他腦中的確閃過了有關原本時代的記憶，那是他遍尋不著的，最後的記憶。

車水馬龍的街頭，他在人群中載沉載浮，忽然一道白光乍現，接著他只聽到急促的車鳴聲還有旁人的尖叫，下一秒一切都變成黑白，他能感受到的只有自己溫熱的鮮血。

再然後，他就來到了這裡。

沉重的腳步聲從走廊另一端傳來，打斷了太一的回憶。

他想，是也該來了。

出現在轉角處的是領著一大群士兵的河田，他看到太一從容地回望他，不禁感到有些訝異，他道：「我以為主公會更驚慌點。」

畢竟這架勢，怎麼看都來者不善。

太一苦笑沒有回應，他也不能總是這麼大驚小怪。

河田也不在意，他無論對太一亦或泰衡皆是十足十的輕視，在他看來這人不該是家主，他諷刺道：「你這家主也實在厲害，背叛義經、連能用的人才皆被你除去，如今平泉也該交與新幕府，藤原一族到此為止了。」

「……你知道當時討伐義經先生時我為何派長崎而不是你嗎？」太一放鬆地往後一靠，此刻在河田面前的不再是「藤原泰衡」，而是太一，「因為泰衡先生『只』對我說過長崎是值得信賴的。」

「他也早就告訴過我，那一天奇襲是誰暗中安排的了。」

河田一愣，下意識開口：「你做了什麼？」

太一搖搖頭，此刻的他甚至還有心情輕笑，「如你所見，討伐義經、散盡藤原家。」

實際上也真的沒做什麼會危害新幕府的事，他所做的不過是偷樑換柱罷了。

他終究還是無法成為泰衡，這是笨拙的他唯一能想出的辦法了。

河田繃緊臉，但太一的確看到他眼底的動搖，太一站起身，不再給他質問的機會。

「好了，你不是要將我帶走嗎？」

那眼神，愜意的根本不像赴死之人，一時間，竟沒有人上前捉拿他。

本是已死之人，又何懼一死。

太一最後再看了天空一眼，彷彿見到了同一片天空下，長崎帶著義經離開了日本；忠衡等人改頭換面藏於人群中；更甚者，山野間某處小房，和他相同卻有些消瘦的面容對天一笑。

這樣就好了吧。

太一閉上眼，走向那一大群士兵。

——文治五年九月，藤原泰衡遭斬首於原部下河田次郎手中，奧州藤原氏就此滅亡。

